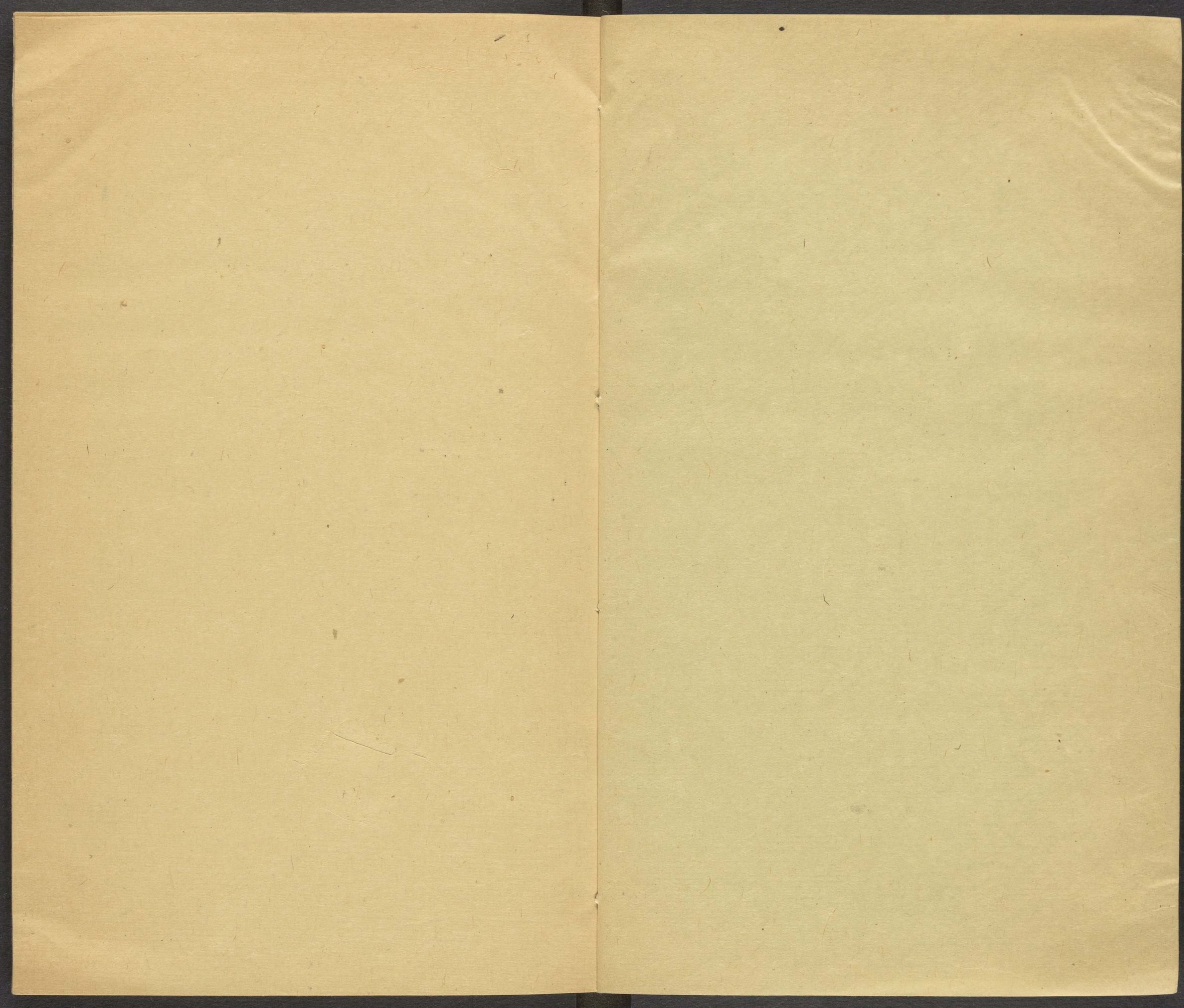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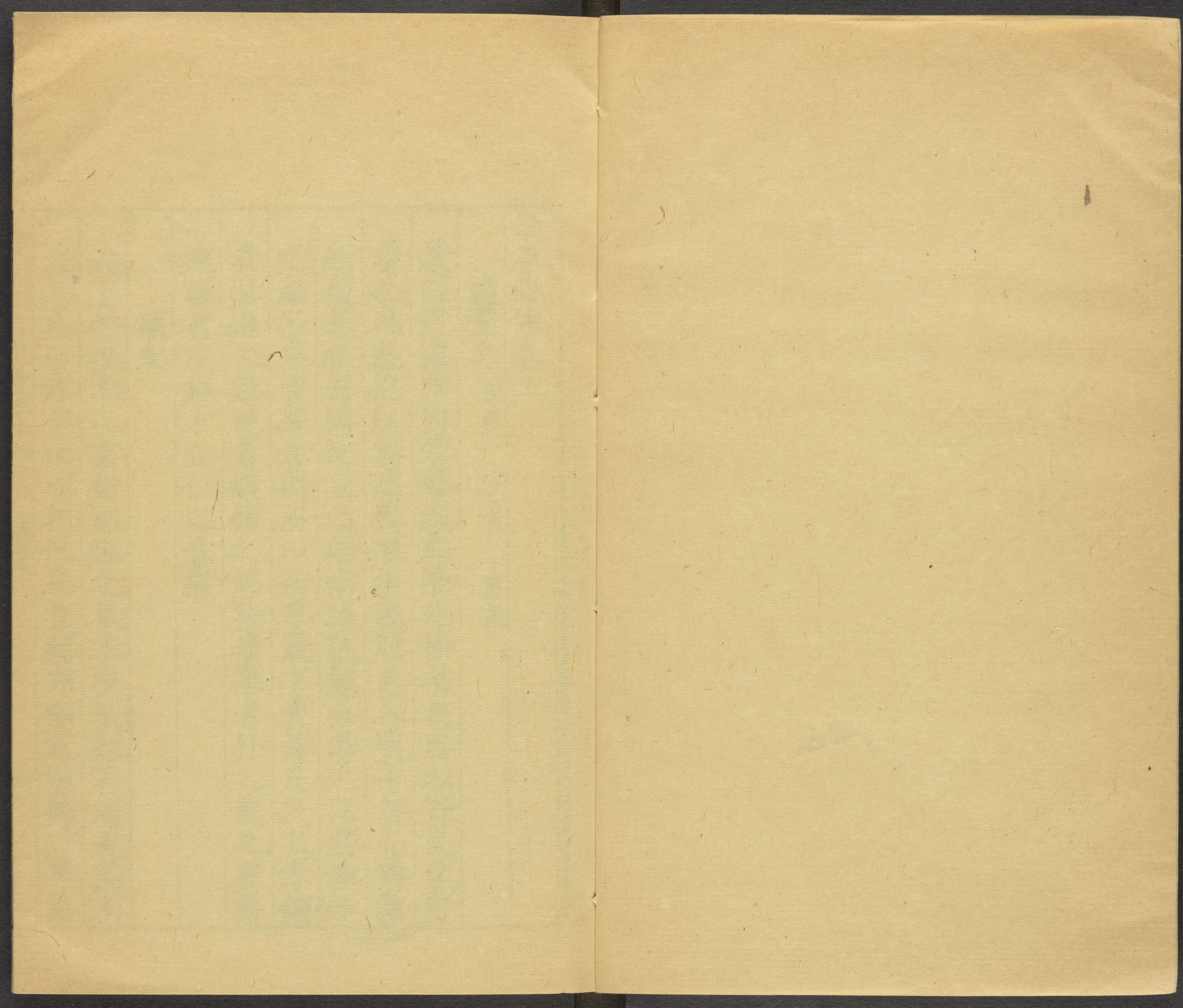
T 3205/4620-83

2











如臯縣志卷二

建置志

城池

官署

倉廩

敘曰周禮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以資民依阻者也臯既抱江負海為淮揚股肱邑入明中葉而墟壑始備北接蜀岡延亘之雄南瞻狼麓金湯之固其赤子蒙福多矣官署倉儲所以示尊嚴下膏澤凡民之孝嫻者獎進之黷阨者賑恤之飾行儆惡者扑之教之庶幾建國君民辨方正位之意歟

城池

天下之根本在京師郡縣之根本在城郭否則規模不立而生聚亦莫由以相保臯昔闡闡稠密頗飾冠履連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口是為心

建置志



車騎今飄飭。陔瓦父老有憂生之嘆。保又此土者。備豫不虞。其可忘地利乎。

明嘉靖九年知縣吳宗元葺譙門

宗元自記略。臯邑雖邈曠。居民戶僅逾五千。俗樸鄙儉。質畏官法。不爲誣訟。寧死饑寒。不爲盜賊。於揚屬縣。稱易治。縣無城郭。獨治門有樓。效城制。又以歲久敝壞。歷茲土者。去來不常。且嫌科罰名重。改作莫見。省視者。余初來臯。入縣門。謂門謹出入。樓設鐘鼓。司晨夜時。守望於公私。有三賴焉。即欲撤而新之。哀民之貧。不敢費。惜民之力。不敢擾。仍舊而已。茲積甍瓦。儲楹桷。踰年乃新。譙門樓成。因嘆門謹出入。豈獨爲攘竊禁防計哉。庶幾

行苞苴。直通請謁者。亦視闕而次。且焉樓亦不獨以時。望高明洞達之際。政暇一登覽焉。或者可以觀察斯人之勞逸。而爲之所也。鐘鼓分明。則吾儕有沉酣昏惰。興居無節。政令不時者。將無發深省乎。則斯樓之助於官理多矣。因爲記勒諸石。

按譙門始建於宋慶歷。知縣許元再建於明洪武。知縣宗行簡。

十三年知縣劉永準始作六門。

東曰先春。西曰豐樂。南曰宣化。北曰北極。東南曰集賢。東北曰拱辰。

三十三年縣苦倭患。邑人李鎮等建議築城。巡撫都御史



鄭曉奏發帑金二萬八千兩城之

城凡七里總一千二百九十六丈高二丈五尺上濶五丈下濶七丈城門樓四座南曰澄江北曰拱極東曰靖海西曰餞日外濠深一丈二尺廣一十五丈袤三千三百六十丈爲水關二知縣陳雍董其成

按遺愛碑曰動公帑三萬五千兩報功祠碑曰經費以鳳之折糧揚之餘鹽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兩有奇

先是中國大猾徐海役屬倭惡少屯松江柘林分掠江北甲寅犯如臯通州海門時承平久俗漸於紛華上下巽懦偷安沿海備不復設猝聞變皆望風奔潰倭裸體提刀跳而刺人能以寡敵衆善設伏反勞逸客主而用

之遠近傳相恐言賊有神不可與戰率蒲伏受戮而縣無城守者毒尤慘朝議於江南北設二巡撫與提督操江畫地而守揚州三江會口以上操江統之周家橋以下江北撫臣統之而都御史鄭公曉則以巡撫兼海防知府吳桂芳建言自倭犯濱海郡縣有城則守無城則殘城之爲利必矣使寇逾蓼角而漂北海犯鹽場而南則如臯弗城爲可虞道南江而西舍舟而北犯口岸則泰興弗城爲可虞風帆西下直抵西市則瓜洲弗城爲可虞况海門僻處東偏爲海寇必由之所弗城安恃乎撫臣然其議始奏築如臯海門泰興瓜洲四城逾年成民恃無害



沈良才鄭端簡遺愛碑記略嘉靖甲寅島夷犯順醜類  
突於江臯烽火達於淮甸時巡撫鄭公曉檄海防李公  
天寵至海上禦之遇賊於如臯率兵迎戰親冒矢石殲  
厥渠魁寇遂遁邑賴以全未幾公賑恤殘傷臨諭父老  
曰禦寇無城非計也乃躬臨相度計畫規制動公帑三  
萬五千兩會巡按御史馬公斯臧巡鹽御史莫公汝思  
條列聞良才叨貳本兵贊大司馬以行制曰可公令海  
防憲副張公景賢知府吳公桂芳監視通判史朝賓專  
督知縣陳雍主簿閻士奇分理六閱月告成庚寅夏四  
月賊薄城下山西遊擊將軍邱陞一戰敗之地方底寧  
時臨安童侯蒙古來尹茲邑寬賦稅恤民隱三月化行

鄉士夫薛綸等弟子員錢相等請予紀其事予曰甲寅  
春賊鋒甚銳江海之師披靡公厲兵養士一敗於雲梯  
關再敗於清河口當時論功淮南爲首昔召伯循行南  
國江漢有甘棠之思羊祜樹勲荆襄後人有峴山之祀  
記之以俟來者

知縣李衷純范文正鄭端簡報功祠碑記略臯故沿海  
所稱天吳駕濤以吞齧我農竈日域鼓釁以虔劉我郡  
縣自宋迄今所同患也前臯而以吞齧爲憂者范文正  
公公由推理移監西溪鹽倉憫鹵波汎溢奪民穡藝以  
謂吾鹽五味一而聽傷嘉穀五失本末矣遂創議具書  
上發運張公綸以隄通泰海三州俾障鹹潮張即奏如



公請發夫四萬循險而隄隄址厚三丈面三之一崇則半焉長二萬五千六百七十六丈亘百四十三里由今遡宋六百年臯之奠居粒食猶一日者文正之功也後臯而以虔劉為患者鄭端簡公公以嘉靖甲寅撫淮於時倭亂方始自臯掘港捨舟焚劫沿海刈割兇慘臯復無城生類等之劍炊矛淅公謂縣而不城是以民與敵也遂城臯身至規度擬為圓城徑一圍三相距各二里零十分一里之四共一十四分圍計七里二分共七十二分凡千二百九十六丈五尺高二丈五尺門四而門窩舖三四計之得十二也經費以鳳之折糧揚之餘鹽約四萬六千四百一十兩有奇於是臯若露處千百年

而一旦獲安衽席端簡之功也

萬歷二十年知縣王以蒙築月城一十七年知縣張星加築敵臺二十三座

國朝雍正十二年六月初四日震風凌雨坍卸城垣十六段

東門月城淋卸城牆五丈六尺二十舖淋卸敵臺一丈四尺南門淋坍月城城根二丈十二舖淋坍城牆十三丈西門淋卸城牆八丈九尺九舖淋坍城牆十六丈三尺月城南淋卸城牆一丈六尺月城北淋卸城牆五丈五尺七舖淋坍敵臺二丈二尺五舖西淋坍城牆七丈七尺北水關上淋卸梁口攔馬處八尺北水關東淋坍



城牆八丈四尺北門月城西堞淋卸城牆一丈三尺月  
城裏圍淋卸城牆一丈三尺月城東淋坍城牆四丈三  
尺二鋪敵臺淋坍三丈九尺

十三年知縣丁元正請修不果

按乾隆元年御史劉永泰條奏各處坍塌城垣官於農  
隙時修補其需費浩繁者督撫查明報部有必應急修  
者具題

乾隆三年知縣鄒廷模請修六年復估修

按最要城垣料清冊通共二十七段坍倒併欹裂拆造  
城牆計二百六十九丈實該工料匠夫銀一萬一千五  
百四十二兩六錢四分四釐七毫估次要緩修城垣工

料清冊通共二十五段礮修城身併拆修攔馬牆五百  
一丈實該工料一萬三千四百三十五兩七分七釐七  
毫詳請修葺不果

十年知縣汪亮卿請修不果

十三年十月知縣鄭見龍請修

申文略城垣保衛疆圉凡有坍塌應詳請以固金湯臯  
邑城垣自初視事即躬親環閱爰自明季建造以來歷  
年久遠從未請帑興修以致週城城身坍塌不堪併馬  
牆城堞大半殘缺四門城樓坍塌廢無存無以壯觀瞻而  
資捍衛守令節次報請蒙委泰興縣會同前令汪亮卿  
勘估冊報緣在二萬兩以上工程蒙憲於核計分年請



修城工牘內議分別衝僻緊緩專案籌辦伏查臯邑濱臨江海地處險要庫獄民居全賴城垣保障似未便以地居偏僻久任傾圮以致防範無資自前令勘估後又閱四載若不亟為修葺必致工程愈坍工料愈費又細加勘查分別緊緩查照現需市價逐一從省確估實需銀二萬八千九百六十八兩應需緊工銀一萬四千五百二十九兩次緊工銀一萬一千二十五兩緩工銀三千四百一十三兩

乾隆五十八年北門城坍塌三十丈知縣曹龍樹分俸勸捐修葺完固

水關萬歷十年修復東水關邑人錢藻記略臯跨江為城城有東北兩水關嘉靖乙卯東寇擁眾薄城外謀者諱言寇從水道來攻於是下

令塞關城新又堅不可拔寇亦遁去關自是無復言開者矣城中人魚鹽薪米一切終歲之具仰給於東方東去馬塘豐利掘港三場皆百餘里白蒲鎮七十里官租民穀歲時門入轉運之費倍焉又三伏雨集浸溢民舍民多病之而學宮臨水水壅淤不通堪輿家言不利而有司者莫敢發以為關故塞不可輕開如有不虞咎將誰任輾轉論議莫能定先是黃門張公來諸博士以狀聞公決策開關以其事白海道錫厓張公郡守山溪蔣公咸報可無何公遷馬公來代乃偕邑博宋公張公歷城周覽曰茲關設而輸運便瞭瞭無論已即如堪輿家言則水來自西北折而南環於學宮又折而東北以出



於關奈何膠一時之權而失創者之意。於是城內外人具畚鍤願輸力不費一帑錢。關口塞故河十丈許。圜爲抱沙。水自關出。凡四折而復東。事竣屬予爲記。馬公諱晨。別號渾菴。河南洛陽人。新蔡籍。博雅砥礪。名行君子也。

十五年重修東水關

邑人冒日乾記略。關以寇至塞。塞久之。歷今癸未歲。使者聽輿人之議。開之。邑無不誦利者。然關以塞廢。湮於土久。即決而通之。無完關矣。於是邑父老謁修於邑大夫高公。逾年。參軍倪君來代。高遂爲白上。論報可。倪君念欲以此自樹於民。議竟而大夫劉公被命令。臯則臨

城四顧。謂父老曰。始城者之爲斯關也。豈其藩民而貽之不利。以爲後世間屬絀於寇。未獲繕疏。俾百姓實有坦途。而即於隳棄。歲時轉輸。飛輓繼絕。以至於今。今關幸而開。將數十年之遺筴。是成而奈何。令若騫若崩。若巖牆不可立。以使汜汭擊擢。惴惴焉挺而走險。邑豈有賴焉。開而廢之。何稱勿塞也。惟是一隙之闕。全關任之。寧費是恡。而一二繕葺。以靳彌縫。其闕而塗附。其隙豈不易給。而令暴風霖雨。以摧旦夕之飾。壞何日之有。亟壞亟葺。乃滋費矣。則孰與更營而新之。父老咸曰。往者關塞水道不通。出入委輸。計何止十關費。今歲贏其費。而第操其贏費。以葺此關也。又何禁焉。於是父老躬爲



植以行築者卒出財用行鳩徒庸量工命日三月而關成邑之人市徂而出野趨而至交游互瀉鼓柷而歌大夫之德者望於道也。管子曰蓋關開東道壅水君子謂蠻序實利之而邑人謬徵於余以為益信云夫諷民之微明也諷而克恤惠也不咨而決敏也明而能惠行之以敏大夫之芘臯者獨一關之役也歟哉

濠河明成化十七年知縣胡昂濬市河移架豐樂集賢二石橋

邑人嚴怡記怡聞成化中有胡令者來縣多愛民之政民亦愛之縣以無事令因出行縣相其地形曰治背水非宜廼召縣之父兄耆老令其子弟具畚鍤聽命既集

乃指示因治西南小溝而深濬廣鑿之以通舟楫河成令復出臨流而嘆曰新水勝舊水帶學益士水抱治益民於是乃移舊河西石橋而架之治西水上為豐樂以濟西人移其東石橋而架之治東水上為集賢以濟東南人橋成令復出則又登橋而嘆曰始惡其勞者其終享其逸乎始言其害者其終賴其利乎自胥宇至於竣事令僅三出而眾樂事勸工未嘗久後也非令愛民之素其何能使之如是哉督役者買石將為記而令適召去後來繼令者以為非其功不暇記吾邑之士大夫以頌令功德近諛不欲記吾邑之父老以文字非小人之職又不敢記因循而逮於今幾五十年矣將復之時也



天不遺胡令而梁令來平政之餘乃治道塗乃增杠梁乃修胡令二橋憫其有功而無聞也則進怡於庭命爲之記怡辭不獲退而竊謂令有三善焉揚善智也忘己仁也果行勇也凡人之善恥不與焉者怡之志也不固辭而勉爲之以此

市河乾隆十三年知縣鄭見龍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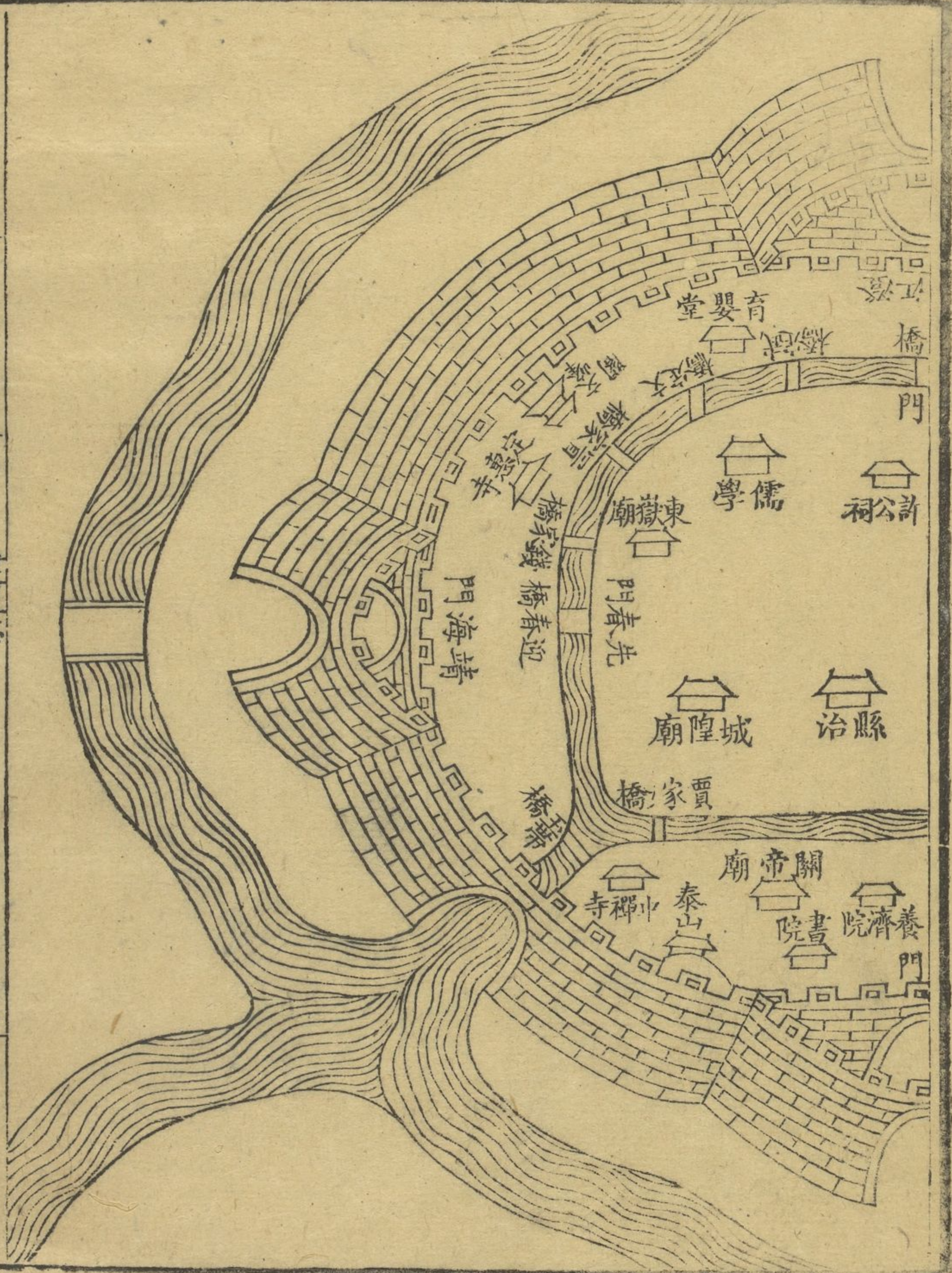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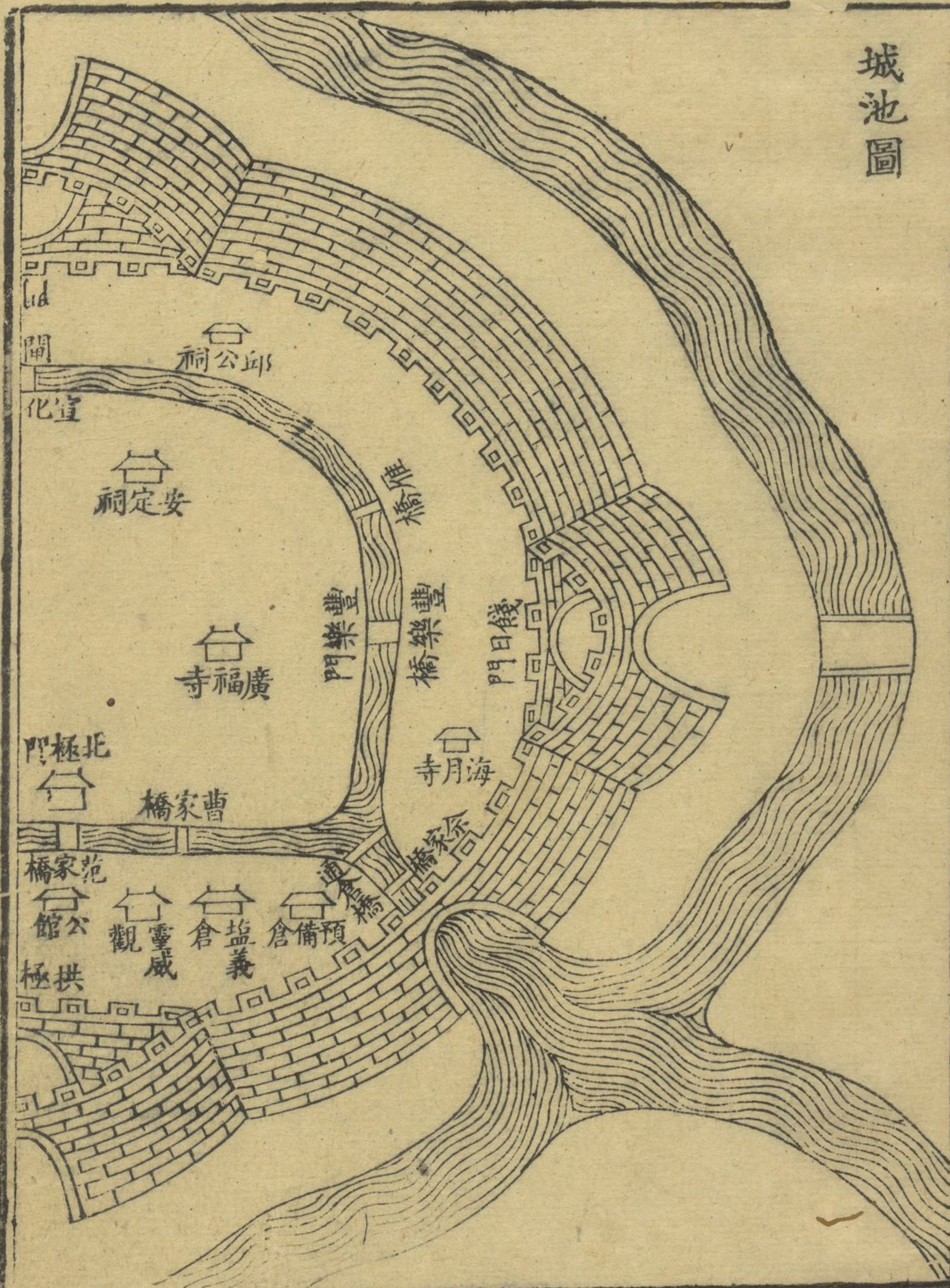
周植記略臯邑附郭有二河一自北鄙繞堞圓流即運鹽河也一分北郭之水貫城而入所謂市河又名玉帶河抱縣署泮宮而東焉數十年來汙淤礫塞旱則滴水不存澇則陸地病涉前此亦曾開濬而工淺法疎旋治旋塞茲逢淳安鄭公來莅是邦仁心爲質善政頻行念

河流所以疏地脉資灌溉便舟楫通商賈塞則病民者也於是捐俸詳請興工濬治諭居民之有力者自濬室前無力者諭通邑士商量輸貼工且以公務之不暇也復委捕廉沈昌國巡督春將告竣公曰未也復捐俸重治深浚淤淺以令河之蓄版築隄岸以令河之固禁革堆砌以防河之塞此又公善後之圖而不憚再三籌畫也夫郊亶濬河而陳得失眉山便民而開六井善政舉行在邑宰方寸間耳按城河鑿自前明御史鄭公曉今公起而參之或以盛其傳或以彰其美愷懌之流永永利賴用敘其事而紀之云

嘉慶元年知縣曹龍樹率在城紳士重濬深通



城池圖





官署

公原呂氏云百官之府為署日有省月有會歲有成考政糾刑凡以部署民事也若傳舍眎之民又安所庇諸詩曰夙夜在公在公明明君子慎所以自明焉

縣治南唐保大十年重修

宋縣令許元建正廳譙門元末燬於兵

明洪武元年知縣宗行簡重建十五年知縣周公鼎增修

永樂二十一年知縣甘從修正統七年知縣曹立修成化

十年知縣蔡彝繼修宏治六年知縣劉文寵改建正堂三

間左右庫房各一間後堂三間左右廂房各一間幕廳三

間東西吏舍共十間戒石亭一座儀門三間嘉靖十年知

縣吳宗元改建譙樓三間十二年知縣劉永準增建修篁書院於後廳之東

萬歷四十三年知縣李廷材改建後堂

自撰記略臯治堂卑庠前人慮大觀不樹故解層一樓

以聳之樓後濱深溪無屏倚而左右更無翼陰陽家蓋

有主勢卑弱之嫌至傳以為崇而封之莫或入者寧偏

側雅不樂紛更余甫至即排闥攸居不見崇翻覺其爽

峻也既期而客有以形家言過余曰臯故巖邑民不改

聚而治堂顧與民居埒較或卑焉謂居上臨下何請改

作余曰以禹之明德也而宮室故卑改作則聖門有嚴

訓焉客曰茅茨土階自虞夏時已易之至商周而邃模



具可考矣。猥稱舊貫，豈不見聖賢規長府大意，而乃以槩堂制乎？夫治堂以保民也，治堂低而藉崇於樓，則是樓正保堂以保民，乃樓無屏無翼，即如人身肩背單寒，生意且剝。又言保乎？余曰：保民而徵於堂勢，其說近粗，而義固見於斯。干請營之，時余得旨免覲，乃以臘月之十三日經始。諸鳩工庀材費，不出於帑，不出於民，第以俸與醵參給之。工樂趨而制故極簡，土不加壘，率其平也。棟不雕刻，任其質也。牆不黝堊，仍其素也。甫閱月而告竣，事既落，謀所以額之。因思客言，題曰如保亭。左右各有數椽，若兩翼然，而外且繚之周垣，總以厚護此樓。樓得護而氣完，氣完則前堂大觀之樹倍得力。於以

居上臨下，其規恢不以遠乎？自是戶口日增而庶，文明日增而麗，實嘉賴之。則如保洵可以名亭也，更可以惕吾輩深長之思也。謹志之。

天啟三年，知縣李衷純改建門樓三間，正堂之脊分為三者，崇之合為一。

自撰記略，余承乏東臯，四閱歲，凜凜諸故實，奉職循理，無敢隕越。以即於戾，民間利病，則必殫心力，仔肩之酌，緩急任勞怨，亦無敢輕率興作，以塗耳目。惟身坐堂皇，仰青天而俯赤子，殊有不容已之役。又何敢秦越吾民，遽廬茲宇也？蓋縣署創於國初，改建於孝廟，積至今百數十載，門隘如圭竇，多傾圮，輒支以木，心惴惴焉，俛於



與以出入縣庭高二尋有半。前簷垂下，覆以軒楹。日甫  
禺中，輒不辨色。欲效巴祗之不燭，不能也。且縣爲煮海  
之區，舊稱彫劫。闔閭荒僻，闌闌茅茨。藉聖天子累雍襲  
熙，生養休息，物力漸殖，風氣漸開。荒辟而稠，茆易而瓦  
雕，薨峻宇，四望龍從。乃縣治獨庠，若坐井然。欲效阮始  
平之不藩不垣，不可也。故不特體統褻而不尊，意氣鬱  
而不揚。即形家言，亦甚不利。他如祝萬壽之亭，慢置神  
祠，則非所以尊朝廷。火藥庫與後廨連櫺，則非所以防  
不虞。吏廡頽敝，則非所以藏圖籍而彰翼助。因念平易  
近民政之經，居高臨卑政之體，安可當吾世而復因循  
乎。顧年來賑饑餽措，遼餉力詘，未遑舉。今更不勉圖。又

將拱手遷去矣。於是筮吉而門制加崇，麗譙加壯，鑿雙  
井於門之左右，以便居民之汲。慎鬱攸之防，縣庭址不  
能加培，惟隆其脊，敝前簷之軒，四阿加昂，千甍競聳，廊  
廡之就傾側者，舉而新之。未敢大爲更張，便覺門廨朗  
豁而堂皇，巍煥也。向之儕於閭閻者，今且巋然中央，以  
制四隅。堪輿亦稱最吉矣。更於祠右之隙地，闢一室以  
奉鑾輿，移火藥庫於廨左之曠區，使與室宇不相接。可  
無他虞。此皆所謂不容已者也。落成礮片石，紀日月，以  
告後之賢者。

崇禎五年知縣吳宏功重修

自撰記略。余嘗遡蕭鄼侯冠萊公之生平而善之。鄼侯



文皇鼎元卷二  
居家不治垣屋。至未央之創。東闕北闕。武庫大倉。務極  
偉麗。而不以為侈。萊公無地起樓臺。而宦游所至。劈畫  
經營。千貲萬糗。不以為費。豈其嗇於私。而靡於官。抑豈  
其拙於謀家。而工於謀國。蓋士君子既出其身。以易天  
下之養。自宜隨其時。以成天下之務。前人遺構。鞠為頽  
朽。後人復委頓支撐。以苟歲月。天下事從此壞矣。余不  
佞。承乏如臯。一味與民休息。不為更張。雖時視其宛駝  
者。而安植之。求其蒙葺者。而疏理之。究竟其民醇。而其  
士雅。商賈之市於斯者。如歸。而二三縉紳。父老雍雍。穆  
穆可友。可師。余遂得以坐嘯其間。稱臥理焉。惟是廨宇  
傾圮。宛如大蘇臨杭。不勝風雨漂搖之懼。但比年以八

所在務為節省。而尤諱土木營造之功。至於官署。以為  
有所從受。而傳之無窮。中間有心長吏。即不憚更始。上  
之無度。謀之可請。下之無公。使之可支。則亦因循委卸。  
仍舊付之後人耳。余一撤而新之。官俸什九。罰鍰什一。  
以己巳歲二月莅治。即以八月二十二日興工。逾月而  
落成。後堂三間。高一丈六尺。川堂三間。高一丈三尺。衙  
內堂房三間。高一丈八尺。軒廳一間。高一丈二尺。中外  
廊廡共二十間。工計日。木計株。瓦甃坯釘計枚。稍計石。  
大約費金錢五百千。而三里之城。若無知者。落成而額  
之曰似水堂。焚香署。越兩年而復自為記。坡老不云乎。  
修傳舍亦何足書。特自笑束髮領賢書。至徵倖一第中。



女皇鼎元卷一  
間二十年曾不知垣屋爲何事而此番小爲料理遂不  
覺腐棟頽牆煥然一改可見天下事只在人爲向之雅  
慕。鄴萊者或將來得免小草之譏耳若不佞移調江都  
臯人謬構一祠宇主我木石金錢所費者不貲胡爲乎  
然父老士民之意則厚矣因記此而併及之

國朝康熙二年知縣范承先重修

自撰記略海內奠安人心悅服禮讓興頑嚚革而猶孜孜  
求治簡選人才雖一命以上靡不戒謹期於稱職於  
是要荒甸服皆稽首臣廷而山澤不軌之民皆已歸降  
是年冬余歷楚別駕遷臯邑令余諸父太師公貽書曰  
新天子御皇極殿問諸輔佐大臣治道何先其切於民

者有幾於時臣工咸稽首頌聖云古者致治之盛衰視  
生民之安否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書曰一人  
有慶兆民賴之天下之有君有相猶之邑有令府有守  
省有中丞節使天下之視君相猶府縣之視守令節使  
中丞小大雖殊其本則一此興政布教之原盛衰所由  
始也清興蓋二十年而後京畿十四省之民始克安堵  
然而水旱時至未免聖躬宵旰之勞豈非盛美之難須  
遲久而後至歟是以牧民之職除授匪輕是行也爾其  
勉諸於是奉命來任茲邑去深文務寬厚戰兢朝夕事  
有未便者固不爲即有便宜者必反復思維顧民力何  
如而後爲至之日修城堡則爲之明歲賑濟則爲之轉



輸在里病民今更在官則爲之今年乙巳夏雨治堂壞  
知事不得已乃鳩工庀材量舊規之高下廣隘更作一  
新適歲有民亦樂爲佐以俸幣不督促不煩瑣奢儉酌  
可一諮於鄉士大夫冬十一月戊子工成越旬日冬至  
余登是堂士大夫率耆老衆庶相與歡忭舉酒見賀兼  
一命余爲記余固辭不獲因爲言曰治之有是堂則任之  
重責之艱而家而國而天下亦猶是也其經營忖度以  
成是堂猶法令告教以成是政也柱礎之勝棟梁壁門  
之蔽風雨猶農桑之供蕃息甲騎之捍災患也而階而  
級而堂猶百工胥吏以至左右吏丞也材之頑者工斲  
之而爲美篋之廢者工纍之而成用猶民之奸者遷而

爲良頑者化而爲善也乃若塗畫丹堊焜煌四矚猶在  
上之錦衣繡裳車騎列從也而工必加修勿使敗壞猶  
在上之時懷乾惕毋損厥德也至於工用既成坐者歌  
行者頌由今而至於數十世其刻石立碑皆曰某人  
績猶在上之閱閱勲勞名書史冊久而不泯也緣是而  
感於先文正之言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  
樂者亦如是爾余不敏不敢語於斯列因鄉士大夫之  
請也書以告後之居者是爲記

康熙三十五年知縣趙昌標改譙門作平房三楹

乾隆十四年知縣鄭見龍重修縣門儀門大堂

聖諭亭在署東嘉靖三十年知縣陳雍建



鑾駕庫在署西。天啟三年知縣李衷純建。

清軍廠三楹。火藥庫三楹。皆知縣李衷純建。

旌善亭在署左。申明亭在署右。囹圄在譙門內西南隅。

康熙十六年知縣趙宏化重建旌善亭。

韓莖記。今上十二年。思古帝王尚德。緩刑化民。成俗

之治。以十六條曉諭天下。責成所在。有司督率舉行。凡

所以導民於善者。靡不至也。民敦本行。則重犯法。重犯

法。則人心正。而風俗厚。狙詐不興。訟獄衰息。不善者固

回心而嚮道。其善者亦必欣欣然。有以自見於聖王之

世。使天下曉然於爲不善者蒙誅。而爲善者蒙賞。斯已

矣。莖侍從內廷。親見。上愛民如子。及所以傳示中外

者。不止於一時一事。要歸於迪德興行。每伏而思曰。是

何幸而生於今之時。得以沐休風。遠邪慝也。顧奉行若

未盡彰德意。父兄之教不宣。而子弟之率不謹。有斯土

斯民之責者。其又何辭焉。吾師壽陽趙夫子。莅密雲者

數載。日討邑人而訓。以上諭之不假易也。業已蒸蒸日上。

治。無何讀禮歸里門。畿輔之賢士大夫咸指而述之曰。

趙大夫善爲政。繼謁選人。得如臯。令下車之日。其耆老

陳元復等奉書以告。則十六條在焉。且有衍其義爲資

治鐸書。吾師肅容受書。推廣詳盡。條分縷析。俾村夫爨

婦。皆易於通曉。另爲鐸書後集。每月之朔望講習。而修

明之鳴鐘伐鼓。易聽改觀。如夢者之得甦。而迷道者之



復其故也。臯之人幸甚。邑治之東向有亭曰旌善。相傳民之有善行者。例得書名於上。以為勸。所在郡邑多有。亦具文已耳。吾師慨然復古。重葺是亭。曰務本抑末。首先向善者。吾將懸其名於中。民益思自奮。以無負於董率。於是崇本業。汰淫靡。興恥讓。頑者得鼓舞於耕桑。而秀者復雍容於禮樂。莢嘗一至其地。未嘗不嘆古治之不可復。而吾師移風易俗為至速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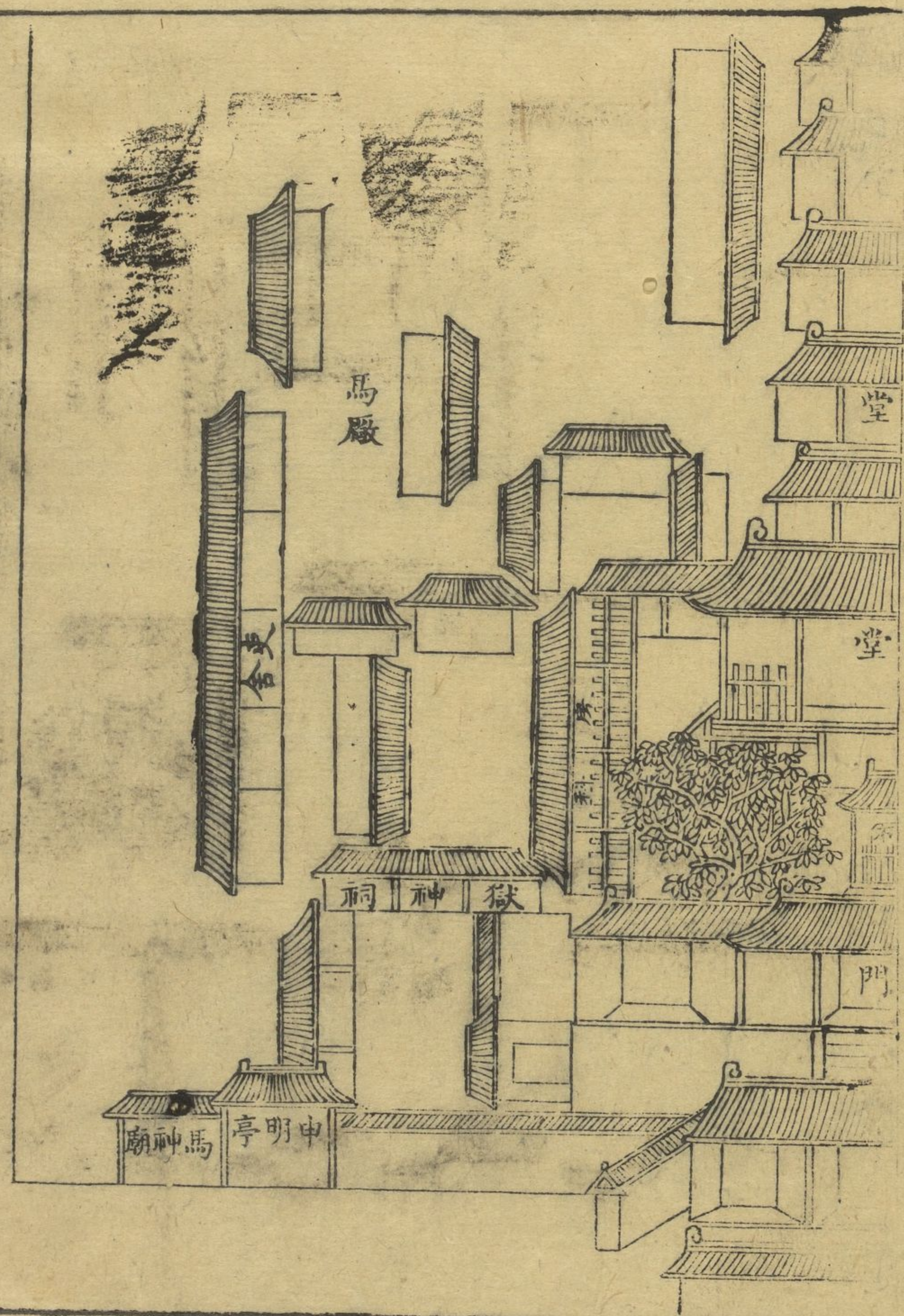
賓館三楹。雍正十三年知縣丁元正改修土地祠。

縣丞宅。原設泰興縣。因縣去范公隄遠。於康熙三十年間詳撥如臯。未立衙署。至五十九年縣丞胡宗洙始捐俸建造宅在縣署東之五桂坊。乾隆十二年縣丞趙珠捐修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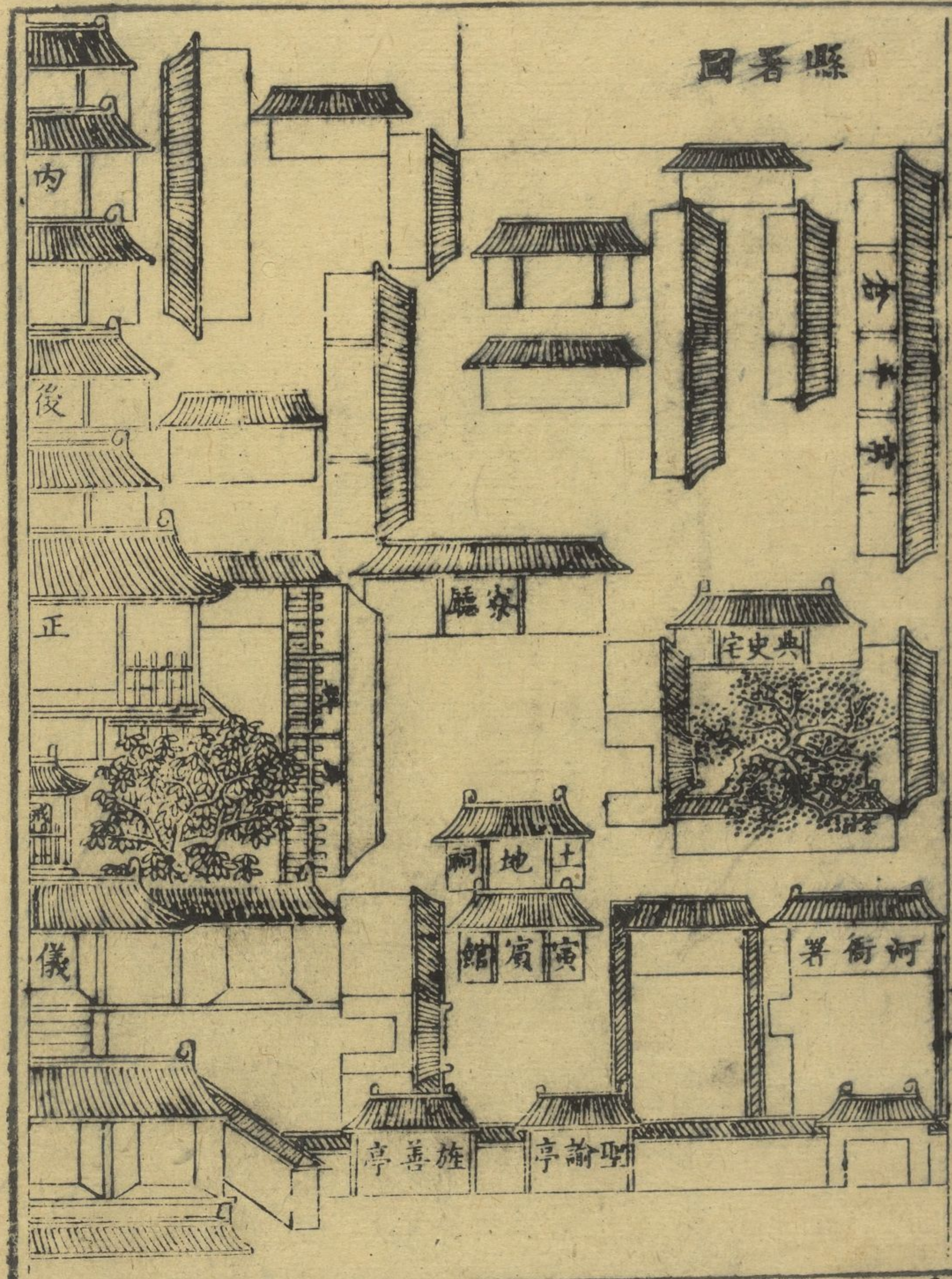
廳十四年縣丞戴永樹捐修正廳。

主簿宅。原在署左。順治四年主簿李如琳任後。遂裁革署廢。至雍正九年知縣彭履仁因掘港場離城寫遠。人烟湊集。有鞭長不及之虞。申請添設主簿一員。彈壓地方。建設衙署大門一楹。大廳三楹。川廳一楹。內署三楹。幕房二楹。廚房三間。廐房二間。司房二間。班房二間。典史宅在署左。乾隆十四年典史沈昌國重修。





縣署圖





教諭訓導二署詳載學校志

巡檢司宅一石莊在縣南六十里洪武二年巡檢李敬先  
建

一掘港在縣東一百三十里洪武二年巡檢李忠建嘉  
靖間移馬塘 國朝裁省衙署廢

一西場在縣北三十里洪武二年巡檢趙克已建 國  
朝乾隆十二年巡檢易祖愉修易祖愉湖廣湘鄉人保  
舉補授 多羅慎郡王贈以詩序曰天有易君下榻西  
園最久。才華敏贍。而賦性端直。余深重之。丙辰謁選。得  
松門尉。曾作詩贈別。近以奏最入都。補授如臯。於其行  
也。不勝繾綣屬望之意。故復贈之以詩。時乾隆九年甲

子五月望日。牽絲舊傍天台郡。捧檄今趨射雉城。向日  
驂騑初展步。摩雲鸞鶴有先聲。夢迴楚岫千層碧。心注  
淮流一派清。試數昔賢多作尉。不因官小晦詩名。

鹽課司宅一掘港洪武二十五年大使許梓建

一馬塘在縣東北一百里洪武二十五年大使宋端建  
乾隆元年歸併石港場管轄

一豐利在縣東北一百一十里洪武二十五年大使程  
若愚副使崔志開建正廳三楹後堂三楹幕房廚房各  
一楹天順三年大使甯福副使王宗建門樓二座 國  
朝乾隆五年大使羅玉果重修

察院在縣治東今廢



陰陽學在縣治東洪武十七年建

醫學在縣治東洪武十七年建

按陸師儀真志選舉表載殷智注曰如臯醫學訓科

僧會司在廣福寺洪武十五年建

道會司在靈威觀洪武十五年建

府館在縣治西北今廢

稅課局在縣署後明季裁

演武廳在西門大教場轅門一座正廳三楹今圯

武職駐防之署詳軍政志

皇華亭在北郊今圯

倉廩

明兌軍倉舊在縣治東南隅嘉靖十三年知縣劉永準移  
縣治西北隅今通倉橋左榜曰軍儲倉

光祿少卿任邱鄭汴記周官倉人掌粟入之藏廩人掌

九穀之數則倉制亦久矣如積豳峙申者非今之所謂

軍儲者耶如臯縣軍儲倉舊在治東南隅漕船阻二石

梁弗獲直達倉所即達且有仆桅之艱因止泊邑西接

官亭每交兌必覓舟轉漕粟始得登運艘會歲費顧役

錢若干緡比有司復奉例措置賑穀及民畝納官秋租

皆無所頓舍於城隍廟兩廡貯焉吾任邱劉子仲衡以

鴻臚陞補臯令謂舊倉於水次不續既動衆糜貲而又

於廟焉借儲未免褻神速戾乃詢父老廉得治西北隅



廣福寺有隙地一區爲豪民所侵因請諸當道奪爲倉  
既闢基而因屋其上焉凡棟楹瓦甍墜茨之類則撤數  
淫祠爲之面南爲廳廳東西兩翼爲廡前爲大門東廡  
之南爲土地祠繚以周垣逾月工訖於是兌運省轉粟  
之費而賑穀秋租咸有所貯矣民皆歡呼稱便邑學生  
嚴怡輩以狀謁知其邑大夫者曰侯政新也而能倉以  
便民可謂知革義矣乎於是鄭子喟然嘆曰革有二義  
焉彖曰已日乃孚革而信之否則民以爲厲已也又曰  
革而當其悔乃亡否則吾且以自厲也故曰因而能革  
天道乃得而况民乎革之善也悅以使之者也要在便  
民能不擾之而已是故魯人爲長府者擾也盤庚遷於

殷者便也便在於民跡雖擾而實便民便不在民暫以  
便民而卒以擾民良有司者當深辨於二者之間而已  
矣今使揚之環邑皆臯令式而臯令事事皆茲倉式尚  
何聞之不淑業之不隆也哉且是倉之建毀淫祠而成  
端民趨也不勞公齋紓民力也持是二者以信民其喻  
諸革義者乎予往叨銓司不能用才令以上報明主心  
恒怍怍然乃今聞臯令如劉子者似足以少逭臯矣故  
樂爲之記

太僕卿郡人盛儀修倉平量記國家稽古定制倉廩之  
儲槩量之式出納之典著在令甲頒之官守昭如也而  
時之庸吏多忽焉而不舉且陰壞以爲利於此有能奉



女真縣志卷一  
若振舉而得民心者焉其不爲可取也乎同郡寧陽丞李君鎮鄉進士馬君紳一日至自如臯談其令任邱西莊劉子仲衡之善政出光祿鄭大夫所爲軍儲倉記及其友嚴生怡所爲撤攤事略請儀續記焉夫有積此有倉有倉此有量有量此有法誠不可偏廢也第人存則倉修量平而法舉耳其事略若曰如臯地瀕海瘠饑多茅葦田半荒蕪不治民復不善工賈號爲下邑然百姓淳朴畏法每歲賦之徵常屬丞若簿不幸而值墨不仁者率喜加公量民以賦入者胥徒執概叱民退立於是注米滿量而四溢米攤於地其厚平階民莫敢正視故輸其一而再倍以上不能取盈焉官隱度其贏可足賦

額輒通奸民爲乾沒計誅民入貨而抵其輸若頑民恃險遠常以逋賦爲得計者則亦置之莫敢問故輸者恒病貨者恒利逋者恒肆曾無有號呼而控告於上者及轉漕之官若卒抵邑交兌因持其短長而挾以多取則又默而莫敢與之較民交受病焉豈朝廷之法固然乎自西莊公之來爲臯也既悉此弊已而稽籍如額較量合式且不時躬莅收焉入量聽民視槩餘米之攤地者令民自撤胥徒雁立無所容奸民間無分遠近易險負戴相屬逾月斂畢往歲之病者瘳貨者革逋者復矣及漕官至公與據法定約漕卒唯唯聽命無敢譁者倉內外聞唱籌之聲而已明日委僚屬共事一守前約賦貢



兩得無偏病矣於是臯民翕然爲公德威所致思永其法以爲民利與此倉並久故嚴生疏其大略如此以俟記儀聞衡量王政重務帝舜所同武王所謹而孔子所爲平者也莊子曰爲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夫竊斗斛者非盜民即盜臣也不容於盛明之世後漢第五倫爲京兆主簿平銓衡正斗斛市無阿枉百姓悅服以今觀之倫之所正民間之斗斛而已民尚悅服西莊此舉則正官司之斗斛合孔子之所謂平權量者也官無所私下無所損弱不獨累強不便梗民租完國賦供入以是出以是可不謂平乎平即所謂薄稅斂均無貧者矣臯民之悅服其不深於漢京兆之民乎然此

亦不過修復祖宗倉氏定制可爲嗣臯尹者告也法得續書若西莊爲臯士民多所稱述其他善政諒亦如是量矣自有品量人物者鑒焉當別有書之者

社倉雍正八年設倉穀一千六百石四鄉各舉社長一人東廂陳敦禮南廂丁履豐西廂方駿文北廂宗厚菴每人經管倉穀四百石豐年加息歉年止收穀本果能出納有法無徇縱侵蝕詳請題報給以八品頂帶

國朝常平倉在縣署之左

按雍正五年知縣丁銓捐俸造東向廩房五楹西向廩房五楹八年知縣彭履仁動支本年分地丁銀七十九兩一錢一釐四毫造南向廩房四楹乾隆五年知縣鄒



文淵閣志卷二  
廷模動支本年地漕耗銀三百七十六兩四錢八分四毫造北向廩房六楹西向廩房十四楹通三十四楹均貯倉在縣治東水關之北

按雍正十年知縣彭履仁動支本年地漕銀七百一十七兩六錢買入民房改建倉房大門一楹向北廩房六楹向南前後廩房十二楹向西前後廩房十一楹向東前後廩房十楹倉神所一楹倉後小屋二楹通四十三楹奉文凡倉廩四周不得積薪以防不虞

是年定額中縣貯穀二萬石乾隆三年續貯捐監額穀八千石乾隆十四年奉文所貯倉穀仍照雍正十年舊額凡在倉米穀乃積貯以備民間緩急之用凡額貯不

敷或動項採買或留漕撥抵均貯或委員採買交貯或別省撥受補倉或本邑捐監額穀補貯

### 鹽義倉

明賑濟倉三十所俱在各場鹽課司

國朝雍正三年十二月以兩淮商人公捐銀二十四萬兩鹽臣公務銀八萬兩蓋造倉廩買貯米穀賜名鹽義倉

按倉所貯米穀即交商人管理每年於青黃不接時照存七糶三例出陳易新或於米貴時開倉平糶至秋成時糶補倘地方有賑濟之用各該撫一面題請一面動支管理商人將出易糶補動支之數呈報巡鹽御史核實奏報其出陳易新平糶平糶之內或有贏餘即以增



買米穀以備緩急以益商民

雍正五年七月建泰州通州如臯鹽城海州板浦鹽義倉  
凡一百六十七間貯米穀三十萬六百石

乾隆二年五月揚州府泰州通州海州如臯鹽城板浦石  
港東臺阜寧等各州縣場鎮共貯米穀六十一萬石

兩江總督慶復議奏經管商人接年出易不拘存七糶  
三之例如遇米少價昂不妨多糶以濟民食豐年價平  
則酌量出糶總於秋成聽商人循照舊例於江廣產米  
之處買補如臯倉張樹德朱榮實經管額貯穀一萬四  
千四百石

養濟院明季設共瓦草平房二十九間孤貧九十八名每

年口糧銀四百零七兩二錢三分一釐七毫二絲四忽按  
月給散又棉衣銀一十六兩九錢六分七釐九毫八絲八  
忽

國朝乾隆二年將棉衣一項攤入口糧內每名每月該給  
銀三錢四分六釐二毫八絲五忽逢閏月加閏月錢二十  
六兩零

普濟堂乾隆三年知縣丁元正建在縣治北門外

按乾隆元年楊名時代通判田爾易奏老疾無告窮民  
立普濟堂撥給入官田產及社倉積穀養贍遴選紳士  
酌量辦理臯邑紳士范選等公捐銀一千餘兩又紳士  
蔣世善等陸續樂輸連前通共捐銀三千五十七兩零



鳩工庀材擇地於北門外萬壽禪院之右起建普濟堂一所計大門一間耳房四間二門一間耳房四間大廳三間廳後上下樓房六間樓上供設藥王神位傍設藥局修製藥餌以備醫療廳前左右以及樓後共建羣房九十間各設巷道周轉通行以爲各老人食息坐卧之所於紳士內遴選范庚蔣世善仲邦萬石立丁其年冒藩沈全道范樞石升徐建中李士賢李士侃沙樹典范全仁等十四人舉充董事輪流值月掌管出入租息撫卹疾痛疴癢其調治疾病醫生內科李懋昭等外科雷朗亭等分司月令節候診視

普濟堂田產

存田畝范家圩三號南出口新陞草灘二百四十九畝三分七釐五毫灘沒賠糧俟大文案內冊報開除四號港文增淤漲沙田三百七十八畝實築做田一百一十二畝四分一釐內成熟田六十畝每畝完租荳四斗五升共完荳二十七石飛沙土成熟田六十二畝四分一釐每畝完租豆二斗五升共完豆一十五石六斗二合未成熟田二百五十五畝五分九釐長盛沙普濟圩田四千七百九十畝成熟田五百六十二畝八分七釐四毫八絲九忽內稻田九十一畝六分八釐每畝完米四斗共米三十六石六斗七升二合豆田四百七十一畝一分九釐四毫八絲九忽每畝完豆四斗共豆一百



八十八石四斗七升七合九勺未成熟田四千二百二十七畝一分二釐五毫一絲一忽普育沙新陞草灘二千四百畝現在水影尚未成沙范元琳捐送草田四十畝每年租草五百五十束給堂公用石觀捐送田三十畝每年租銀二兩八錢普濟堂大門兩旁店房一十一間每年房租銀一十一兩五錢太平沙田一十六畝陳傳宗抵贖洪自有捐送普濟堂房屋田每年完租米六石三斗職員史虞書捐送薪米銀五十兩  
開除田畝前任丁令原報老人賀家莊等處田一千二百一畝五分於乾隆四年詳奉 各憲批允給還原業老人領業在案又貢生沈全道控黃九重欺隱案內斷

普濟堂沙田二百畝於乾隆四年據董事范庚丁其年石升旨藩等議將此田歸入 御書院抵還隨堂基地不敷拆去院內方丈三間詳明在案宗育萬等捐送瓦房六間因建普濟堂將 御書院住房六間拆去建堂隨將宗姓捐送之房兌換抵補詳明在案洪自有捐送房屋一十一間於乾隆十二年據原主監生陳傳宗稟贖此房批飭董事范庚等稟覆議將該生太平圩沙田一十六畝每年租米六石三斗歸堂其房給還章允豐捐送房屋十間經鄒令傳訊據允豐供稱並未捐送房子等語開除在案

育嬰堂舊在北极門露香園東偏今移建城南



女界志卷二  
三  
臯邑育嬰堂於康熙七年邑紳范端范永范育范立胡  
邦棟劉灼許其晉朱鳳台石與立等建設慎擇老成酌  
給工食責令管堂送到嬰兒立簿登記年月日時用千  
字文編號每號十名為率隨募乳婦給籤一枝書嬰兒  
生辰以便對簿稽查每名催工費用銀三兩六錢逐月  
於初二十六日乳婦抱嬰兒齊集堂中查驗給放受養  
之後當給毛衫襁褓冬月則給棉襖小帽天花疾病延  
醫調治每年通計約費六百餘金其長大者聽人抱領  
或作生女或作養媳但不許畜為奴婢自開堂至今照  
號彙算共育過一萬三千六百名數至於各項用費自  
歷任父母捐俸給放外餘俱本邑紳衿士庶多方勸募

仍有不足則首事者勉力拮捐完數

知縣李文秀初建育嬰堂序略攷之周禮以保息六養  
萬民首曰慈幼民間貧不能養者官給粟米使育其子  
月令仲春詔天下養幼少存諸孤以應天地之仁氣也  
古先聖王為嬰孺計其周詳篤摯蓋如此漢孝文命天  
下郡縣籍孕婦之名給官穀以周之未生者且愛護之  
令其生况生而力不能育者忍令其委棄之乎必有養  
幼存孤之法如周家所制者宋設慈幼局立官以監之  
置保媪以收乳道塗遺棄之子女此即育嬰之法也近  
代以來此典久廢遂令煢煢遺孺不得與老病孤獨者  
同受朝廷布粟之賜亦天地間一大缺陷事也且人性



所最愛者莫如子女爲人父母而忍於溺之棄之必有大不得已於中者律令既廢恤孤慈幼之條郡邑又無救災拯患之事仁人君子坐使呱呱孩孺殪之勺水而不顧委之衢路而如遺傷心慘目孰大於是此育嬰之舉所以必不可已也廣陵創舉以來全活嬰兒甚衆臯邑倣而行之縉紳士庶靡不同心亦可觀風俗之良人心之厚矣予承乏茲土有志於此未遑舉行諸君子舉而行之與予衷不謀而合自此以往雉臯四境之內無復有不育之孩孺委棄之嬰兒上以全天地之心更以廣皇仁之所未逮其功德何可量哉推而行之天下萬世可也

知縣趙昌標序略人得天地之理爲性仁義其大端也仁發而爲惻隱義發而爲羞惡惻隱之驗莫切於見孺子將入井羞惡之類莫甚於見義不爲而無勇余不敏鹿鹿無所短長惟是惻隱羞惡之念恒怦怦動焉而愧未充也客歲季夏承乏東臯每於催科聽訟時矢此二念爲之亦未覺盡獲罪於百姓則此念良可用矣夫不敏如余而一念猶可用彼錚錚皎皎所謂賢豪間者顧謂無此一念豈情也哉臯之制育嬰社舊矣其始創於二三賢士大夫而同心者踵接以起迨年歲既多遺嬰益衆乳工衣絮醫藥之需日益增長司會者徃徃難之計惟廣置義田庶可持久爰謀諸前令高君乘編審之



會多方勸諭臯人士羣相感動踴躍爭輸縱一時未能  
充備而義舉既倡漸施漸積蓋駸駸乎有日起之勢矣  
自開社迄今垂三十年育嬰已近萬數此雖始事繼事  
諸君子辛苦經營之力而高君實心任事功亦多焉余  
心儀衆君子之善竊慕高君先得我心方將竭力圖維  
捐募置田以足育嬰之用乃以先慈不祿不果所願惟  
太息痛恨涼德鮮終而已既而思曰人同此心心同此  
理惻隱羞惡誰不如我敢布數言用告後之賢令宰誠  
發其惻隱以開門恤孤發其羞惡以不甘讓善與邑之  
賢士大夫同心策畫委曲圖全亦何善不可成者昔漢  
賈彪爲新息長禁民棄子生兒皆以賈爲名魏鄭渾宰

治邵陵給民育子生兒皆以鄭爲字厚德令名爛然史  
冊後之父母斯民者不當如是耶况今朝廷暨各上憲  
悉以仁卹萬民爲首務則育嬰一事亦宰牧之責也記  
曰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余不幸德與功兩不  
及立則所及者言而已後之同心者其不以涼德鮮終  
之言爲不足信而擴充其惻隱羞惡之端而德立焉而  
功立焉行見臯之赤子皆熙熙然登春臺矣是則余之  
願也夫

范永育嬰堂置田序略育嬰堂之有義田也實自邑侯  
高公始公於康熙十二年壬子來宰吾邑甫下車延接  
紳士從容言事知邑中有育嬰之舉即忻然喜曰是真



利濟實德也吾忝爲一邑長其可以無所助乎爰於正月十二月捐俸親至堂中給放乳工歲以爲常放工畢又慨然思曰乳工取之募助不可以圖久遠圖久遠莫若置義田使田之所入足以給工而無藉於募助即行之千百年可繼矣衆曰善是長策也顧其事大匪一二人之力所能及幸公來蒞吾土樂有是舉勤勤懇懇非陽浮慕善者比且公才力敏決一爲設法區處田之置也有日矣公曰然是誠在我已而值十四年甲寅編審里甲通例十年一編審十年內凡新置產業欲過割糧差者必呈驗稅契公乃盡以所驗稅契置之堂中令民徃堂中自取而諭守堂者勸令輸金錢爲堂中置產夫

育嬰固人之所樂助特平時不便零星以此微輸送耳一聞是舉深協衆心來取契者不待勸諭各隨其力而輸焉合計其數併公前後所捐俸共得五百金有奇置田若干畝自是樂善者觀感興起或以田或以貲又陸續置田若干畝是固秉懿好德吾鄉實多善士乎要非公爲倡道之不至此然則公之爲德於育嬰也其功曷可泯滅哉但今田所入之數尚不足以給工之半倘有仁人君子好行實德發心樂助競起而恢擴之則有成之功更隆於經始而是舉也洵可以久遠不廢也已知縣鄭見龍移建育嬰堂序畧臯邑之有育嬰堂舊矣區畫制度意美法良迄今八十餘年全活嬰兒不下數



萬厥功茂焉乾隆丙寅富平趙永齋先生來官斯邑即  
露香池館之東偏創建雉水書院與育嬰堂僅隔一垣  
每至給食授衣之日乳嫗嗔啗嬰兒啼哭役厮紛拏頗  
與生徒絃誦有損雅觀邑之紳士請諸永齋先生謂泮  
宮池南舊有曹侯所創崇正書院房屋規制與育嬰堂  
相埒盍互易之兩相便也爰請之上官報曰可及瓜而  
永齋以才幹調劇丹陽未竟厥緒而去余承乏是邦紳  
士耆老咸造請如前議余周視崇正書院頽墜已久欲  
移育嬰堂乳哺之資以作修葺費勢且兩絀臯邑好義  
之士踴躍斥貲助攸之邑人石立朱之瀚等不憚勞瘁  
鳩工庀材不逾月而竣事合崇正雉水兩書院而爲一

署育嬰堂爲義學田於育嬰者仍歸育嬰田於書院者  
并入書院養之仁盡而教之道更專矣嗟乎王道不外  
教養周禮阜成兆民以司徒一官兼之余不敏敢謂此  
提而笑呱而泣者可隔膜視哉是役也相時度勢因地  
制宜兩相便而實兩相成焉若夫哺費之有餘不足嬰  
兒之多寡乳嫗之勤惰是在樂善諸君子隨時以嚴覈  
之設法以永垂之不徇私心務敦實行體好生於天地  
種陰德於子孫誠余厚望之鄙忱也夫

知縣鄭見龍育嬰堂勸捐疏一邑之嬰能盡育乎人有  
嬰人自育之其棄置者吾代育之而已棄置之嬰能盡  
育乎人棄之吾寧盡識之其棄之而托命於我者受而



育之而已夫此呱呱泣者盡人子也其有父有母與父  
母之愛憐而生全之當更切於他人而乃寘之巷寘之  
林彼其心豈真虎狼之不若亦勢蹙計窮不能自育而  
又深恃夫受而育之者之大有人在而遂喪心不顧忍  
而出此然則有育嬰而嬰之生全者日以多亦有育嬰  
而嬰之棄置以待生全者日益衆且有育嬰而任育嬰  
之事之人竭力單心恩勤顧復則嬰兒之托命於我以  
生全之者更日增月益而不可紀夫至日增月益而不  
可紀此其乳媪之資暑寒襁褓之費以及醫藥斂瘞一  
切度支紛紜浩繁任其事者苟非預爲籌畫後將不繼  
彼於我托命者不轉於我畢命乎哉臯邑之有育嬰

由來已舊迨日夕漸弛諸多廢壞余承乏之明年易其  
地新其堂楹以任事只胡許二公力弗逮也更延石君  
雙峯朱君有鯤董其成二君精心果力剔釐諸弊不少  
貸今且兩周星紀矣計所生全奚翅什伯每於公餘諸  
堂驗放見其周詳懇摯嘉慰殷殷而二君瞿然却顧懼  
弗克勝任既又請於余曰嬰兒數日增費日繁而歲入  
止此可奈何余曰公等任事實心不遺餘力以故人棄  
其嬰爭托之人不能自育而生之而假育嬰者爲之生  
且恃諸公之必能育而生之而不致畢乃命也若經費  
不支則勸捐之說行之便今夫好生之念人所同然也  
樂善之風臯尤素著也昆蟲異類胎夭猶矜秦越殊方



幼孤且恤矧此呱呱泣者皆吾鄉吾里之赤子也彼有其父母而不克父母之彼父母有其子而不克子之同焉食味別聲見其朝生夕死凡屬有心能無惻惻耶且邑之紳士如徐公文度季生有恒皆不惜重貲慨然倡於前矣是行也吾知都人士聞風興起當必有動於情勇於義爭先恐後各勉於力之所能爲者其肯讓徐季之獨爲君子乎且即徐季兩賢亦深願夫同志之相與有成也如是而何憂乎嬰之多而育之難如是而且樂乎育之廣而生之衆一邑可也即推之天下亦可也二君唯唯欣然以行余故書此并捐俸爲諸好義者勸知縣高瑚勸捐田一項三十畝座落北八里莊河西原

租銀四十三兩今洋田開墾增租銀十一兩九錢一分又勸捐田一項八十六畝五分座落吉家莊

本堂置田五十四畝五分座落吉家莊

邑人紀世祐捐田六畝座落吉家莊原租銀七十三兩

三錢四分今洋田開墾增租銀十四兩九錢七分

許其晉范永合捐田一項五十六畝五分座落西張八里莊原租銀二十五兩零八分

范端范永范立合捐田四頃八十二畝座落雙店鎮河南共縣斛租麥稻三百五十八石八斗

范彥捐田三十六畝座落岔河東三里縣斛租麥稻二十四石二斗以上二處麥稻租糧水旱偏災每有折欠



許其晉捐田十八畝座落八里莊河東范家莊

劉炳捐田十七畝五分座落八里莊河東范家莊原租

銀八兩零三分今洋田開墾增租銀一兩六錢

胡邦棟捐田八十八畝座落施家灣原租銀二十一兩

今洋田開墾增租銀七兩六錢

朱鳳台捐田十六畝座落窑子河

徐勅捐田六畝座落窑子河

鄧自宗捐田三十一畝座落窑子河

本堂置田二十二畝座落窑子河原租銀十四兩三錢

今洋田開墾增租銀八兩八錢

范大士捐田一頃九十四畝六分座落皂角樹顧楊莊

南門外租銀三十七兩九錢

朱志古捐田二十五畝座落柴灣原租銀十四兩八錢

五分今洋田開墾增租銀一兩一錢九分

方欽捐田十畝座落東十三里港原租銀三兩三錢今

洋田開墾增租銀六錢六分

朱廷霖捐田五畝五分座落潘京租銀二兩二錢

章建新捐田十六畝五分座落木葉莊租銀三兩五錢

五分

本堂置田十三畝座落木葉莊今成爲范氏僕人義塚

范家屬童志捐民田五十五畝竈田四頃零八畝座落

豐利場原租銀三十三兩今洋田開墾增租銀二十二



兩

本堂置田五十九畝座落西場原租銀十二兩二錢二分

朱鳳台捐沙田二十畝座落薛家圩額米八石六斗

張爾遴張錫予合捐沙田五十畝

旨正宗捐沙田二十五畝內坵去十畝一分座落張家圩二十

四號

袁敏生捐沙田十三畝

以上共民竈田二十頃三十六畝六分共租銀三百六十兩零五錢共縣斛租麥稻三百八十三石共沙田除坵實存九十三畝九分共沙米四十三石二斗九升水

旱備災每有折欠俱係舊冊租息

乾隆十四年新增租息

知縣鄭見龍飭墾育嬰堂報陞長盛沙田八十二畝四

分一釐五毫納沙米三十七石尚有草糧灘十餘畝未墾有接漲草灘二百餘

畝現在詳報陞科

邑人徐建杓捐送市房八間座落北門內鶯頸灣納房

租銀十六兩

季有恒同子大韶捐田八十七畝八分座落縣北夏家

莊申家莊租銀三十兩

蘇成樂捐市房八間座落慶餘橋東納房租八兩

管維騏管維驥合捐草田四十畝座落掘港場新潭口



租銀十兩

一吳執衡捐沙田七十九畝二分三釐座落四號港吳家

圩其中並無港岸租籽難收納沙米二十七石七斗四升

一鄉耆吳文徵捐田十二畝座落范家莊租銀八兩五錢

以上共民田一頃三十九畝八分共租銀四十八兩五

錢共沙田一頃六十一畝六分四釐五毫共沙米六十

四石七斗四升水旱偏災每多折欠共市房一十六間

共房租銀二十四兩

一仲邦萬仲之珍康五柳朱永聰合捐銀三百兩

范租張志芳張志爵吳朱氏合捐銀二百兩二共銀五

百兩存典生息

論曰古者召伯營謝山甫城齊非徒一國之事亦以其  
事體關係朝廷至鉅也臯邑為東南重地昔人城此平  
版榦稱畚築程土物以帡幪臯人今盡為風雨所圯壤  
可無懼乎若夫興布政教使頑者鼓舞於畊桑秀者雍  
容於禮樂則官署宜崇也九穀有數粟入有藏聚量有  
式糴糶有典以備民間緩急則倉廩宜實也茲雖未嘗  
輕率興作以塗耳目然民間利病亦曷敢不殫厥心力  
思為一邑之保障與  
贊曰功利及物莫如建置刈彼菰蘆構此闔市蕙江之  
流禾黍油油勺海之波玉雪瑳瑳倉廩既實民胥康只  
躋堂獻壽上具慶只



如臯縣志卷二終



